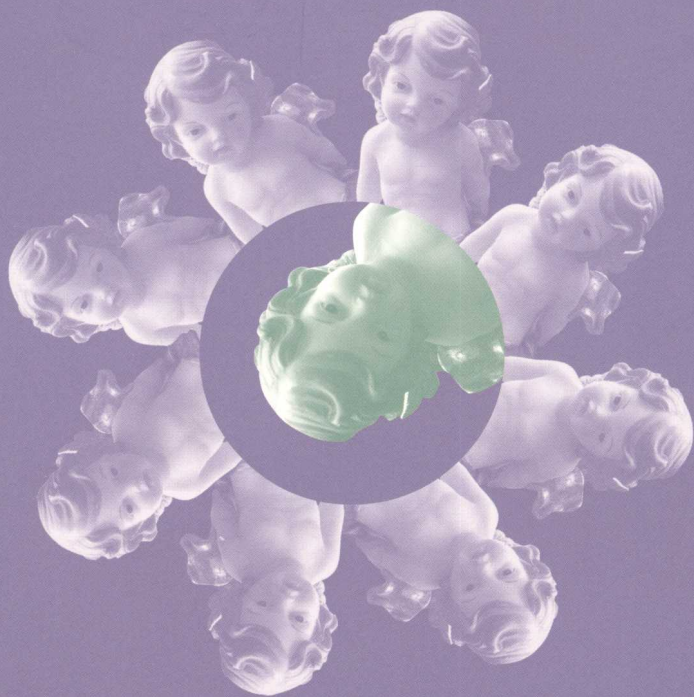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悦然文集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

明天出版社

张悦然文集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张悦然 著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仙已乘鲤鱼去 / 张悦然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
2007.6

(张悦然文集)

ISBN 978-7-5332-5367-7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2806 号

张悦然文集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张悦然 著

※

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)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145 × 210 毫米 32 开 9.5 印张 218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2-5367-7

定价: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水仙已乘鲤鱼去…………… 3

附录：二〇〇五年版《水仙已乘鲤鱼去》后记……293

长篇小说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。

——题记

○

这是我给你的备忘录，孩子。

愿你记得来过，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短短岁月。

愿你记得痛过，记得分别时我的不舍和无奈。

愿你记得听过，记得一个从我到你，爱的轨迹画下的故事。

一月六日，今天早上我们吃了烤吐司和杏子酱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早餐，我的宝贝。

有一天，我终于老了，那时你已长大，与我如今的模样相仿。而他们都走了——他们是一些曾对我重要的人，包括你的父亲。坐沉稳的船离开，去向水底或者冷寂的仙境。没有谁能来得及看足谁的成

长，没有谁当真能够陪谁翻山越险，抵达人生的极乐。他们不过都是我人生长短的段落，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你的段落，我的孩子。

但你不要为此过多地伤悲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如此，脑海中充斥着离别、永诀、错过这样的一些词。每每想到与爱的人分开，就会心痛和不甘，还是因为对世间的情意有着太多的贪恋。我想你该成熟得很快，也会像我一样，有一天懂得恬淡地把不能抓到的放走。你记得我对你说过的有关放生鲤鱼的梦么——

6

我常常梦到古城丽江的小河，水在哗哗哗哗地淌着，就像我这从未停息的奔腾的梦。我又梦到和你的父亲去河边放生鲤鱼。天色已晚，穿着纳西族艳丽衣服的妙龄女子守在盛满鲤鱼的木桶边，手捧着花朵形状的蜡烛。我们掏出钱给她，她使用木头小桶舀上两条鲤鱼。她举着蜡烛把我们送到水边。你的父亲是个高大的男子，他习惯性地站在我的左边。

我们俯下身子，相视一笑。闭目许愿。然后把那红艳艳的鲤鱼放进水中。它们顷刻间便游走了，借着微明的烛火，看到金鱼摇曳的尾巴渐渐地消失不见。你一定会问我许了什么愿——我想你该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，坦白地说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大抵不外是恋爱中小儿女热衷的那类许愿，有关永远，有关不离不弃，相濡以沫。我的宝贝，你可知道，当我的手濯在水中，鲤鱼就要挣脱、游走的时候，我是多么不舍。因为等待愿望实现的时间是这样漫长，等到它来的时候，大抵也不是彼时的心境。因此许愿的这一刻，其实才最为可贵，就像春天里绽放的第一朵小花，那乍然涌上来的香气，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成身在满树繁花的庄园。时间就该静止在那一刻。

孩子，你在秋天到来，像是一朵在天空中飞累了，忽然决定降落的蒲公英，无知无觉地落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是个特别安静懂事的孩

子，你知道那时候我的生活一片忙乱，所以你让自己少给我一点麻烦，你手脚动得很轻微，并且也只在我睡觉的时候。所以，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是在梦里。自从你到来，我反复地做着在丽江河畔放生鲤鱼的梦，艳丽，缥缈，宛如春好的月夜不灭的花灯。那时我还未得知你已到来，只有先行的梦给着某种飘忽不定的暗示。

解梦的书上说，梦见鲤鱼是吉兆，不久，你便来了。你是寂寞的水底开出一朵娇艳的珊瑚。我猜测你是个女孩儿，喜欢给我制造小浪漫和艳丽的梦境。并且，你在我的身体里给我一个长久对峙的力，像是一场拔河。这样的感觉非常奇妙，但我肯定，那是女子和女子之间的。你有时娇纵，有时宽容。我要叫你 Narcissus，我的宝贝，因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瑟斯一样好看，有如水仙花瓣般洁白的脸颊，并且总是浸在水中那样的清冽冰静。在我的梦里，鲤鱼游走了，你便来了，因此，你应当是生在水边的。并且我希望你懂得爱自己，赞美自己，在独处中找到乐趣。因你要知道，没有人能够一直伴随着你，当他们突然消失，你也不要紧张。你该学习自恋的纳瑟斯，他迷恋自己的影子，终日与影子纠缠玩耍，不知疲倦。

我多么想带你去看看那个在温和日光里昏昏欲睡的古城，多么想给你买彩条旗帜一样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坐在茶几前面陪你玩积木和拼图。你开始会说话，声音清冽如泉水，你一定擅长讲故事，坐在秋千上，周围会坐一圈虔诚的小听众。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如我一样喜欢悲剧故事，不动声色地看着小伙伴掉下难过的眼泪，心中却沾沾自喜。等到你再长大一些，偶然的一天，你在书柜里发现了一本妈妈写的书，你会不会充满喜悦地叫着“妈妈，妈妈”向我跑过来，我看到你如试飞的小鸟，翅羽在日光下振动。

可是事实上我已经决定阻止你的到来了。就是今天，下午三点之后，你从我的身体里剥离。我们就这样道别，再无相聚。所以以上那些，不过是我的幻想罢了。孩子，你的妈妈是个女作家，以杜撰故事为生。她写过那么多的故事，从旧城墙上的女鬼到鹧鸪村的乱伦少年，从殉情的葵花到转世的黑猫，然而她的故事却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她把别人的故事当自己的，她把自己的故事当别人的，因此她写别人故事的时候潸然泪下，然而过自己的生活时却麻木迟缓。

8

孩子，原谅我放弃了你。是的，你那么好，你是小鸟、晨光、粉红色、珊瑚礁。你是我放生的鲤鱼，许下的心愿。但你的美好并不能令我鼓起足够的勇气迎接你。在纯洁的新生命面前，我不能说谎，不能许下虚妄的承诺。所以我只能坦白地说，孩子，我大概不能给你欢愉的童年、坚强的意志、充足的热情。因为我已经决定去漂泊，什么也不带着。惟有写作是我永远的情人，我迷恋着亦真亦幻移花接木的故事。等到写不动了，我就找个小城住下，也像我写过的老妪那样，坐在城墙脚下，说着云雾缭绕的故事。我看上去那样衣衫褴褛和落魄，门牙掉了，漏风，有些字怎么也咬不清。可是他们都不能嘲笑我，因为我变成了蝴蝶，谁也抓不住我。

我掠过人间那一层又一层起起落落的故事，用女巫那针芒般的眼神看穿了那些迷惘者的心思，发出不连贯的长尾音笑声。

为了不让你在寡爱多憎、欲念泛滥的童年挣扎，为了不让你继承我的哀怨和乖戾，为了让我做一个没有牵挂的说故事的人，为了让我飞掠这烦扰的尘世，归于隐灭，我只能放弃你。好在只有不到三个月，也许你根本不会对我存有记忆，如果有，恐怕也是对一直习惯性痉挛的腹腔的少许怀念。它对于你而言，是一只不断渗透进烟气和酒味的睡袋。

Narcissus, 妈妈从来没有送你礼物。你还总是收到一些沉淀的尼古丁和酒精, 它们就是我作为一个失败母亲的罪证。人世之轻, 我真的不知什么是最可贵的, 可以在临别的时候赠与你。思来想去, 也许只有一段记忆——我决定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。你把它带走。这样, 它便再也不会被开启, 像是一个漂流在轮回时光中的瓶子, 不会进去尘埃, 不会被风雨打坏。如果你不喜欢它, 把它丢在奈何桥边的树下, 那么它也许会成为排起长队等待转世的无聊人用来解闷的旧画书; 如果你还算喜欢它, 把它偷偷地藏藏在舌头下面, 那么也许在另外的时空光景里, 你也会变成一个说故事的人, 说着我的故事。路人对着我的故事指手画脚, 宛若在看一件前朝的古董。

—

那里很亮, 虽是冬天却不觉得冷。璟在大家的目光里走到台上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网状的披肩式毛衣, 倦倦地垂到地上, 头发是美丽的小卷, 高高地吹起来, 露出光洁的额头, 眼角是明媚的水紫色, 轻轻擦亮的嘴唇, 像刚刚洗过水滴未干的水果。

“这就是我们年轻美丽的女作家璟小姐。”他们这样介绍。而她已经渐渐习惯, 耳朵里浸满了那些像花哨的糖纸一样脆生生的恭维。在这个时候她会配合地露出微笑。台下有人发出惊异的赞叹, 因她的年轻和光鲜。他们一直注视着她, 她是所有灯下的聚点, 在波光粼粼的艳羡声中熠熠生辉。

这是璟的新书发布会。宽阔的大厅里, 聚满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。她站在前台的正中央接受他们的提问, 身后是新书的巨幅宣传海

报。她的新书垒砌成垛，在她的左右两方。封面一如既往地是她喜欢用的深红色封面，黑色划痕的切割令它像是一只性感的嘴唇。从她站的位置只能看到连成一片的书脊，都是那四个字《苍白声部》。苍白声部，苍白声部，璟这才发现，这四个字念得多了，像是迷惑人心的咒语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当她看到自己的书垒砌在一起时，就会感到一阵心悸。也许它们会骤然坍塌，跌在地上，烂成一堆泥浆。她便从此一无所有。

10

她知道，这其实是一种被害妄想，她从未有一个时刻，因她所拥有的而感到愉悦。她缺乏安全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无论上帝把多重的砝码放在她的手心，一切也不过都如少年时不小心松开手，旋即就会无情飞走的氢气球。

她也害怕人群。对人群的恐慌植根于童年，无法消去。很久之后，当她再度想起丛微那句似是呓语的话——“我看到很多很多人贴在我的皮肤上，但我不能去抓，如果去抓，就会溅起血来”——周身就好像有小虫在啃噬。

像今天这样的场合，她已经见识过许多，看起来神色从容，游刃有余。但倘若心念一转，璟就会忽然感到人群顷刻间变成兽群，朝她冲过来，来撕烂她的耳朵，来戳伤她的眼睛。今天她感到格外不安，也许因为腹中那株秘密扎根的小植物。她无邪地伸展四肢，只顾生长，却不知外面世界的险恶。她总是会担心她受到伤害，那种保护的意识是如此本能，她终于明白，当一天母亲，就会具有母亲的天性，谁也不会例外。她在心中不断地询问她，这里的灯是不是太亮了？你是否害怕这么多的人……

正当她沉浸在这样的交流中时，记者们的提问打断了她：

“在《苍白声部》中，你写了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孩的成长历

程，她也是一个写作的女孩子，请问这是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？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呢？”

“女主角的一部分经历与我相似。”璟淡淡地答。她极其讨厌一切对于从前的窥测。然而在璟的潜意识里，也有着一些倾诉的欲望，但她越成长，越孤独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聆听者。所以潜意识里她希望那些事情可以像陈旧的鳞片一样层层剥落，没有了它们的赘负，她将变得轻盈光滑，此间的疼痛也是在所不惜。

“在你的这本书里，女主角小的时候像灰姑娘，受了很多苦，你把她的灵魂刻画得细致入微，是因为你的童年也有相同的经历吗？”另外一个穿着红色毛衫的女记者站起来再问。

“我是否经历这些不重要。但我相信，灰姑娘变成美丽的公主，是每个自卑女孩的梦，我写这本书，愿她们看到光亮和希望。”她略有生硬地闪开有关自己的问题——她变得越来越敏感，也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并不过分的问题，在她看来，都像是不怀好意的窥私镜。

“你出版的书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欢，现在已经是最炙手可热的文坛新秀。有人说，你获得的荣誉已经远远超过了女作家丛微，你自己怎么看？”

“谁也不能代替丛微。”璟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那么你对丛微女士的不幸有何感想？”又一记者见有人提到了丛微，顺势试探性地问。

“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对不起。”璟说完，冷冷地走下台，记者招待会提前结束。

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璟没有参加午宴。她独自匆匆离去。编辑送她到大门口。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抽烟斗，笑起来下巴上有一道

小小的沟壑——她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是因为这和沉和很像。他对璟极是关怀，甚至有些宠溺。所以每次出版新书对她而言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阅读完初稿，他都会很激动地告诉璟他的感受。然而很多时候，和他谈着小说，璟会突然失神，她想起沉和坐在她的对面和她讨论小说的情景。沉和没有半分妥协，甚至对于某些意见的坚持几近一种命令。她也不肯屈服。两个人就坐在咖啡店这样的公众场合大吵大闹起来，引得周围的人都去看。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在闹别扭的小情人，争论的事情仿佛都很严肃重要，然而谁又能知道，他们说的是戏中的事呢？璟至今想起，仍旧会笑起来。他们争论男主角应该坠机死去还是被情杀，他们争论女主角为什么要离开男主角，他们甚至为了一个小男孩的名字争执，倒像是给他们自己的小孩取名字。

编辑尾随璟向外走，璟对他说，下午还有其他的事，不能留下和大家一同吃饭。他于是送她至门口，也不多问。他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。

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活，这正是璟所希望的。

终于逃离了喧闹的礼堂，穿着黑色的大衣走在北京十二月的风雪里。围巾不断地掉下来，又被她重新绕到脖子上。路过寂寥的广场，她看到一旁的小尖顶木屋里，鸽子们在咕咕地低声叫。雪封了它们的窗，但新鲜的冷空气是最刺激和兴奋的，所有的鸽子头都聚到窗边，宛若吸大麻者，一边抽搐，一边猛吸。璟停下脚步，看着它们。她猜想探头出来的是那只刚刚独立的小鸽子，而它旁边那只紧紧和它依靠着，又对它的举动都小心地注视着，应当是它的母亲。自从腹中有了孩子，璟从什么平淡的事物中都能看出一些母性来。她甚至在就要去欧洲大学讲学之前，对这个北方城市产生了强烈的依恋，这个城市的线条变得柔和，绵细的冬雨、弥久不散的大雾都像是母亲的手在抚摸。

她刚才一路从礼堂走来，极是小心。这雪化了又下，下了又化，地面深深浅浅，常有人走的地方就会很滑。她走得很慢，迫切地需要一排树木，使她能够扶着前行。璟从未因为走路这样紧张，她多么害怕摔跤，多么害怕伤害了腹中的她。这很好笑，璟想，她为什么要如此害怕，反正再过几个小时，她终是要动手术，把她彻底拿走的。那时她就会断绝呼吸断绝养料的吸纳，从此与她断绝。她在送她去受刑的路上，却如此关心她，在意她的模样，璟觉得自己可耻。

她忽然一阵心酸，胸口又觉得很闷。她在一棵树前停下来，俯身呕吐。她已经开始习惯呕吐，此刻她甚至留恋这呕吐。她将失去这样的行为特征。她久久地把头埋在竖起的领子里，靠在树上。有人路过，走过来拍拍她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。她摇摇头，肯定地说自己没事。路人便走远了。璟想，这种陌生的关怀也是惟有孕妇才享有的权利，她有一闪而过的满足感，旋即是一阵酸楚。

她靠在树边，看了一下手表，离下午和医生约定的时间还早，她却又不想去吃饭。璟环视四周，朝一个外卖窗口走过去。她伸手递上几块硬币，换了一杯冷的酸奶——她和所有孕妇一样喜酸。璟双手捧着冰冷的瓷瓶坐在公园的长椅上。她忽然那么强烈地想要和她说话。她仿佛看到她在晦暗的子宫里仰着一张如夜明珠般发亮的小脸。

二

人的一生可能搬很多次家，可是璟相信每个人都有他所归属的地方。并且璟知道，桃李街三号就是她的归属地。虽然那儿并不是她出生的地方，也不是她居住最久的地方，只是因为她离开那里便会不断地梦到那里。璟常觉得从前的某些记忆，像是落下的病根，到了某些